

ZHANG JIU LING

張九齡

(電視劇本)

王鎬非 黃志輝
姚亞士 黃山
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集	曲江鸿举	1
第二集	后起之秀	30
第三集	临危受命	68
第四集	革弊鼎新	94
第五集	安边息燧	119
第六集	岩墙碎首	147
第七集	出贬荆州	174

第一集 曲江鸿举

片头字幕：

唐故相张九龄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江南籍宰相，史称才识、道德与文章并美。他是封建时代廉洁自律、知人善任，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也是为世所重的文学家和诗人。

背景：

在雄浑而深沉的音乐声中，画面出现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遍地野菊，满坡橘园。黄橙橙的橘子挂满枝头，犹如万绿丛中点缀着无数红灯。

馆中数列整齐的书架，收藏着古朴的四库全书，其中有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全唐诗》等，最后定格于《曲江集》。

书页缓缓打开，迅速翻检到张九龄的《感遇》诗其七。主题歌由远而近：

江南有丹橘，
经冬犹绿林。
岂伊地气暖，
自有岁寒心。
可以荐嘉客，
奈何阻重深。
运命唯所遇，
循环不可寻。
徒言树桃李，
此木岂无阴？

歌声中，镜头依次切换全剧最有代表性的一组画面：

幼年张九龄与同伴们戏耍“解鼠上朝廷”；青年张九龄寒窗苦读，高中进士；上封事；奉诏开凿大庾岭新路；中年张九龄转中书舍人；扈驾登泰山封禅；抵洪州赴任；转授桂州刺史、兼岭南按察使；改秘书少监、迁工部侍郎、知制诰、加检校中书侍郎；玄宗赞许张九龄；张九龄南归奔母丧；起复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张九龄谏相李林甫、请诛安禄山、奏救太子瑛、谏相牛仙客；表上《千秋金镜录》；老年张九龄左迁

荆州长史，白鹿原长亭送别。

音乐旋律一变，舒缓而悠扬。

韶州。青山隐隐，绿水迢迢。古老的街道，城楼，民居；江城，帆影，渔歌。

山川形胜，万木葱茏。山坡下的一块狭长小平原，溪水弯弯，村落相望，阡陌纵横，碧草如茵。

张九龄故居。门楼，宅院，祠堂，居室，门前水井，鱼塘。

字幕旁白：

唐高宗仪凤三年（公元 678 年），张九龄生于岭南道韶州，距今一千三百多年。

南山村塾。

老塾师带七八岁的张九龄，与五六名村童在孔丘像前上香，膜拜。

塾师：弟子们，孔夫子乃先生之先生，为万世师表。凡入学者，须得拜孔子为师，三跪九叩。唯有知书达理，日后始能做官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。自今以后，尔等随我读书，务必听从教导。否则戒方无情，定打不饶。可听明白了？

塾童：听明白了！

塾师扬起手中的戒方，威严地喝道：上课！随我念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。”

塾童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。”

塾师：“化三千，七十士。”

塾童：“化三千，七十士。”

.....

溪流旁边的堤岸上，生长着几棵枝叶繁茂的橘树，树上结满了成熟的橘子。

橘子树下，杂乱地堆放着塾童的书包和衣服。

溪水里，幼年张九龄与塾童数人，赤条条地跳入水中戏耍。溪流急湍，浪花飞溅。

张九龄：我有个办法让大家玩得更加开心。

众塾童：什么办法？快说呀！

张九龄：（一字一顿地）解—鼠—上一朝—一廷！

一塾童：怎么玩呀？

张九龄：先把老鼠捉来，绑住手脚。再把老鼠押解朝廷，让皇帝处置。

一塾童：老鼠可恶！专吃谷米，又爱咬书，就要皇帝把它处死！

众塾童：妙，妙，妙！解鼠上朝廷！

众塾童爬上高岸，穿上衣服。大家在田头地穴，寻觅鼠洞。

张九龄在一丛芒草中挖一小洞，随即灌水（或烟熏）。在不远处的田坎上，洞中钻出一个大老鼠。众塾童围追堵截，捉住老鼠。

张九龄从书包拿出木板、铁钉，将老鼠四脚钉在板上。再制成一面纸旗，写上数行小字。纸旗插到鼠身旁，旗杆挂上小铃铛。众塾童尾随张后，前呼后拥，欢快地把载着老鼠的木板投入溪流。

一大群围观的村童高兴得拍手歌唱：

张屋张九龄，
捉鼠解朝廷。
若然解不到，
社神土地不安宁！

歌声在山谷中此起彼应，渐远渐杳。

载着老鼠的小木板在水上漂流，时隐时现。经过一个个急流险滩，漂到了波平浪静的大江。

江面上，一艘官船逆流而上，打着广州刺史王方庆的仪仗。

载鼠的小木板漂近一个乡镇，岸上行人络绎不绝。二三老人停下脚步，好奇地观望着江中漂流物。

小木板越漂越近，观者越来越众。人们互相探

询,议论纷纷。

一人:木板上一只老鼠,还扛着一面纸旗,怎么回事呀?

小木板隐约传来叮铛之声。

一人:听,老鼠还会打锣呢!

一人:莫非神仙下凡?

一人:唔,或是老鼠精转世,那可不得了啦。

.....

王方庆的官船,慢慢驶进墟镇的江湾。

王方庆站立船头,身边有数名威武的壮士。二随员看见岸上围观的人众,起初大惑不解。后来随着人众的视线望望江面,发现了漂流的木板。与王方庆嘀咕数语,指指小木板,一样摇头不解。

王方庆示意,令官船靠近小木板。命水手放下小船,轻轻捞起载着老鼠的木板。

王方庆念着纸旗上的文字:

张屋张九龄,
捉鼠解朝廷。
若然解不到,
社神土地不安宁!

王方庆沉吟有顷，忽有所悟：莫非就是南山村上的张九龄？

随员：大人何以转晓？

王方庆：此子年幼聪颖，七岁能文。去年还上书本官，文辞甚佳。诚致远之大器也。

随员：呵，卑职亦略有所知。衙中闻说，张九龄还善于飞鸽传书呢。

王方庆：什么？

随员：张九龄家养群鸽，每向亲友问讯，但使鸽传书，名为飞奴，时人无不惊异。

王方庆：小小年纪，有此机灵，真神童也！

始兴，张九龄故居。

屋顶群鸽，叽咕啄食。少年张九龄一声口哨，群鸽振翅飞起，盘旋在屋前屋后。又一声口哨，一只灰鸽降落到张九龄面前。张九龄把书信系在鸽足，然后放飞灰鸽。灰鸽扑的一声，飞向蓝天。

长安，张九龄寓所。

大厅正面悬挂一幅中堂，上书：

日夜乡山远，

秋风复此时。
旧闻胡马思，
今听楚猿悲。
念别朝昏苦，
怀归岁月迟。
壮图空不息，
常恐发如丝。

青年张九龄进士及第之后，再中材勘经邦科，授官校书郎。初入仕的张九龄，日夕编校图书，潜心钻研。

夕阳西下，彩霞万里。张九龄拨弄古筝，弹奏屈原的《橘颂》：

后皇嘉树，
橘徕服兮。
受命不迁，
生南国兮。
深固难徙，
更壹志兮。
绿叶素荣，
纷其可喜兮。

曾枝剌棘，
圆果抟兮。
青黄杂糅，
文章烂兮。
精色内白，
类可任兮。
纷缊宜修，
姤而不丑兮。

歌声婉转悠扬，越送越远，传达了诗人崇高的情操与淡淡的哀愁。

深夜，大雪纷飞。灯下，张九龄上书姚崇。

家仆张忠手捧茶点，轻轻推开房门。

张忠：大少爷，我给你煮了一些点心，权作夜宵。

张九龄：你先放下，以后不必如此了。

张忠：大少爷，夜深了，早点歇息吧。

张九龄：唔，知道了。（转问）有家信吗？

张忠：没有。不知太夫人身体可好？

张九龄：前些日子有人出使广州，我请他顺道到韶州省问家人，传回口信老母体弱多病。本欲南归侍奉左右，无奈朝廷不许告假。

张忠：虽说忠孝不能两全，可古人知道孝悌为先。

大少爷有老有小，长年累月伏阁苦读，完全没有亲情可言，朝廷也太不讲道理了。

张九龄：话也不能这么说。

张忠：大少爷，不是奴才多口，你这位左拾遗，虽说大小也是京官，可中看不中用。“拾遗”惹祸，你千万加倍小心！

张九龄：不得胡说。今日用人制度，弊在只循资格，不论贤愚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……唉，这你不懂，下去吧。

张忠摇摇头，苦笑一下，走了出去。

深秋，霜林红叶。张九龄翻开一本书，看了几行，以面伏案。

（化出）

张九龄故里。溪光透澈，游鱼可数。水槛山窗，处处春声。

张九龄与谭氏合婚，第一个婴儿呱呱落地。张母卧病在床，张九龄夫人谭氏、弟妇刘氏、陈氏汤药问候。

张母精神恍惚，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：九龄……九龄……

谭氏：妈，月前又追加一函，相公或许快要回来了。

张九龄仲弟九皋、季弟九章在大门口踱步，不时焦急地望望村路。

张九龄飞骑返里，向二弟询问母亲病状。

张九皋愁眉苦脸地说：母亲好想你，几日茶饭不进了。

张九龄快步入房，跪在母亲床前：母亲，罪男回来了。

（化入）

张忠快步入房，兴奋地叫道：大少爷！

张九龄惊醒：什么？母亲，母亲……（睁眼）呵，原来是南柯一梦！

张忠：大少爷，适才姚相府来人，朝廷允准大少爷南归省亲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！

张九龄：（若有所思）好，你做好准备吧。

三骑快马，离开皇城。水陆兼程，向南疾去。

驿站。夜色降临，张九龄等下马歇息。晨曦命驾，张九龄等匆匆道别。

大庾岭。峭壁悬崖，山高林密。

一条羊肠小道盘旋逶迤，若隐若现。肩挑背负的山民、猎户，步履艰难。贩夫走卒南来北往，行旅客商

结伴过冈。

林丛中跳出一股强人，拦住一队客商。

为首的带刀大汉，大喝一声：留下买路钱！

众徒人一拥而上，哄抢财货。

贩夫四散而逃，客商跪地求饶。

盗首与众徒人正待转身，三匹快马疾驰而至。

张忠大叫：别让这伙强盗跑了！

张忠与军士翻身下马，拦住抢劫的强盗，彼此展开一场混战。

几个走卒先后被打翻在地，痛苦呻吟。张忠按倒盗首，军士捆绑结实。

其余强盗舍弃财物，作鸟兽散。

张九龄扶起惊恐万状的客商，抚慰一番。众客商召回贩夫，千恩万谢而去。

张忠、军士把盗首和几个被捉的强盗押送到张九龄面前，听候发落。

张九龄：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公然拦路抢劫，胆敢目无王法？

盗首怒目而视，一言不发。

张九龄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氏？

盗首：要杀要剐，还问什么！

张九龄：（稍停）死都不怕，单身一条？

一强徒：老爷饶命。我家在虔州，连年水旱，无法生活。一路逃荒，落难到此。

张九龄：（继续盘问盗首）就这样？

另一强徒：老爷，俺大哥生性爽直，不会说话。可是他肯做粗活，家中还有老母和妻小呀。

盗首一听，鼻子一酸，不禁低头掉泪。

张九龄不再盘问，命张忠：把他们放了。

张忠迟疑片刻，见张九龄点头示意，随即与军士一同松绑。

张九龄：尔等适才不伤客商，已显良心未泯。既然尔等各有家室，就不该铤而走险。公道人情，各安天命。贪财害命，水火不容。

盗首及众人细心聆听，均有所动。

张九龄：本官亦有高堂在上，未得日夕相慰。谋生之路很多，各位好自为之。（手指前方）你们去吧。

盗首一愣，深为意外。突然双膝跪地，叩头致谢。随即招呼众人，转身欲走。

张九龄：且慢！

张九龄边说边阻，从袖中取出几两碎银，令张忠交与众人分了。

盗首接过银子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张九龄三人相继上马，向下山的道路徐徐而行。

盗首与众人目送张九龄渐渐远去的身影，而后消失在丛林之中。

山坡上。远近生长着稀疏的梅树。

张九龄：此次南归，千里驰驱，晓行夜宿，二位多有辛苦。今已离家不远，不妨稍为歇息，再走不迟。

张九龄下马，张忠、禁军随之跳下。

张忠：大少爷，刚才路遇强徒，他们虽然功夫平平，可是人多势众，幸得军爷拳捷善斗，才得以少胜多，免吃大亏。

禁军：张大人恩威并重，感化愚顽，才真正功德无量呢。

张九龄：这也得依据实情，趋利避害。如是负有血案、屡教不改之徒，又当别论了。

山谷深处，隐隐传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声。

张九龄：（侧耳细听）听！是否有人呼救？

张忠：大少爷，这大庾岭上有峭壁，下有深渊。古道年久失修，险僻之处不少。人畜伤亡之祸，确实时有所闻。

张九龄：张忠，你带点跌打用药，下去看看究竟吧。

张忠：好，我就去。

张忠从马背上解下包袱，取出两小包草药，放进

怀里。

张忠：(向军士)老哥，你小心看着，我去去就回。

禁军：(关心地)路不好走，加倍小心！

张忠抛出绳索，下临深谷。攀援跳荡，辨别方位。

深谷。谷底杂树丛生，阴暗潮湿。在一块巨石旁边，仰卧着一位摔伤的老人。老人屈膝弯腰，孤身无助。时而吐点唾沫，自搽伤处，望着悬崖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张忠闻声，急步上前。顾不及抹汗，扶起老人。

张忠：老伯，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吧？

老伯：(无力地点头)你是神仙下凡吧？

张忠：老伯，我是路过的。让我看看，哎呀！不轻哟，不轻。

老伯：幸亏老天有眼，一棵松树救了我，不然就没命了。

张忠：我带来草药，等我加工一下，再给你包扎。

老伯：实在难为你了。

张忠：老伯，别这么说。我家主公常教我：同舟共济，与人为善。刚才也是他叫我下山的呀！

老伯：(自言自语)这样的好人太少了。(转向张忠)你家主公是谁？

张忠：和我同宗，本地人，姓张，在京城做官。